

走过天上地下

金伯宏 著



现代出版社

走过天上地下

金伯宏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过天上地下/金伯宏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4

ISBN 7-80188-385-3

I. 走... II. 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2925 号

作 者: 金伯宏

责任编辑: 吴庆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0483 (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5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88-385-3

定 价: 25.00 元



1

一次简单的采访任务竟然改变了我的命运，这件事还要从2000年夏天说起。

我工作的《经济生活报》是一家财经类报纸，这天一上班，我的顶头上司、组长陈通交给我几份兄弟报纸的报道材料，内容是重庆一个姑娘拒绝卖淫，跳楼造成高位截瘫，被接到北京截瘫医院来治疗，他让我去一趟医院采访这个姑娘。

我半开玩笑半认真说：“我从小就怕去医院，对白大褂和医院的味道有过敏反应，我有恐医院症。”

陈通根本不理睬我的抱怨，说：“任务很简单，就是写一篇500字的短文，拍一张当事人的照片，快去快回。”

我心里很清楚这个采访任务对我们报纸是可有可无的，世界财长峰会等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但是就像纽约巴黎也需要有清洁工倒垃圾一样，把这种杂活留给我已经成了报社里的惯例。我到报社工作3年，业务上得不到领导重视，人事上没有成为嫡系，一直保持着最初的实习记者身份。

我回自己的办公室看材料，故事简单而又残酷：今年春天，重庆20岁的农村姑娘朱红被骗去歌舞厅当三陪小姐，老板把她关押起来殴打强奸，并且逼迫她接客卖淫，朱红不忍凌辱，为了逃出虎口跳楼致残。案件本来会石沉大海默默无闻，谁知一个掌握了舆论监督武器的热心记者一石激起千层浪，事件经媒体披露后社会的良心感动流泪，朱红成了一个带有悲壮色彩的新闻人物。各方面纷纷声援弱女子，坏老板被当地警察逮捕法办，北京截瘫医院把她接来准备进行免费手术治疗，弱小的受害人终于扬眉吐气，一个社会悲剧似乎将要苦尽甘来、公理战胜邪恶而结束。

面对这么多已经被充分披露的消息，其实我根本不用再去医院实地采访，但

报社里的人越是看轻我歧视我，我就越不服气，我迫切需要用实际行动向陈通等证明我的价值，我更不能违背自己的职业道德。不管什么样的任务，即使让我驾驶主战坦克去追杀一只鸡，我也想尽最大可能杀得艺术一点精彩一点。

而更重要的是这个题目中的主角朱红很有一点像是现代版的烈女传，这件事揭露了当今社会的黑暗面，我感觉所有的报道都太肤浅，一个走投无路的弱女子一夜之间前途突然光明灿烂，一个坏老板被关押起来社会就干净得好像是伊甸园，一个现实存在的丑恶现象在吵吵嚷嚷中被轻易消除了。这是童话，是善良人们的美好愿望，而不是社会生活的本质。在这后面肯定还存在更深层次的根源问题。剥除黑幕揭示真相主持正义正是记者的神圣职责。

对事件有了一个基本了解和清醒认识以后，我立刻带上照相机和录音机，开着单位配给我工作用的那辆1992年的夏利车，直奔位于西郊的市截瘫医院。

2

我身体算不上健壮，但从小很少得过非要去医院抢救治疗的疾病，因此医院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截瘫医院当然更是这样了。

走进医院主楼大厅，我东张西望地感受着第一印象，医院里弥漫着特殊的消毒水味，来来往往到处都是坐在轮椅上奇形怪状的病人，我感觉好像进入了饱受战争蹂躏的难民营，这一切像狂风暴雨一样向我袭来，让我感到震惊和窒息。我努力调整呼吸、平稳心态，不断提醒自己不是来旅游度假，而是来工作的，对眼前的一切我无权抱怨，只能容忍。我在问讯处打听到朱红的下落，她住在二楼截瘫康复病区。

我的照相机带有一个5倍变焦镜头，包括闪光灯大约一尺多长，10斤重。我带着自己的全套标准记者装备乘电梯上二楼，鼓足干劲大摇大摆往截瘫康复病区里走。

一个二十五六岁样子的女护士拦住了我，她身材娇小，细小的鼻子有一点翘，红润的脸向上仰着，让人想起辣椒中一个以小而辣著称的品种——朝天椒。她完全没有白衣天使的温柔，像一个丛林中的娃娃兵一样突然伸直胳膊呵斥我站住。她的胸牌上写的是“护士长——薛琪”，我意识到自己是在朝天椒的责任田里。

她好像知道我的职业身份和为谁而来，还没等我张口问就迎头给我一击：“朱红正在手术，不能采访！”

护士长薛琪说话的口气是那样理直气壮，好像我辛辛苦苦跑来是没事找事，而他们的手术和发射卫星一样了不起，她正在护卫的是什么有关国家命运的重要保密项目。后来我从这方面的外行变成内行以后才知道，所谓了不起的手术就是

用一把锋利的刀割开皮肉，把摔得四分五裂的那几节脊椎骨重新按原来顺序摆好，再加上一根钢筋几个螺栓加以固定，工艺过程就像木匠修理断了腿的椅子一样简单。

当时我心里根本不买这个狂妄女人的账，但我有求于她，只好尽量亲热地表示：“没关系，我可以等，等她手术完了以后给她拍张照片。其实我只需要两分钟时间，看她一眼不说话也行，你就通融一下吧。”得到第一手材料是我的最低要求。

“肯定不行，病人手术后还很虚弱，不能见任何人。”

不行还要肯定，我已经退让到了极限，我觉得薛琪是故意刁难人。我忍不住提出了严正抗议：“为什么不行？我并不认得朱红，并不是缘于个人原因要见她，我们的工作性质属于媒体，也就是在新闻与人民群众之间起一个传递媒介的作用。人民有知情权，我们新闻工作者既是人民的耳朵，也是人民的喉舌，你应该支持我们的工作。”

小巧玲珑的护士长不但没有被大道理吓倒，反而直着脖子冲我嚷嚷起来：“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知趣不懂事呀，就是你们这些记者得寸进尺，把朱红折腾得够钱，大幅照片上了报纸，公开宣传她被强奸了，一个20岁的姑娘你们让她今后怎么做人。甚至还有谣言说她其实就是三陪小姐，她是自愿接客的。你不知道，你们严重干扰了我们的治疗工作！”

我明白了，我成了各种不负责任记者的代表人物，护士长的意思是让我不要对采访抱有任何希望。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往我身后一指：“这是我们主任，有事情你找他去。”

3

一个40岁样子戴着金丝眼镜的医生走过来，他身材高大，额头上沁着汗，双手湿漉漉像刚从手术室出来。我看他胸牌上写着“陆捷—康复科主任”，我意识到不管薛琪多么不欢迎我，但这次她说的是实话，这位陆捷才是这儿真正说了算数的第一把手，是我采访成功与否的关键人物，我尾随着新目标进了主任办公室。

一个穿吊带连衣裙的艳丽少妇正在办公室里坐着等人，看见陆主任便立刻挺着高耸的胸扭着丰满的臀部弥漫着浓郁的香水味笑嘻嘻地迎上来。

陆主任像是唐僧遇见了美女，让了一步说：“胡芊芊，你拿来的哈尔滨治截瘫广告我已经看过了，是骗人的，我不可能去，我劝你也别去。”

“那小神仙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我这辈子可怎么过呀？我还不到30岁，这不是让我守活寡吗。”

陆主任耐心地说：“医院泌尿科有帮助截瘫病人恢复性生活的科目，你们需要的话我可以给小神仙开单子，让他去做一个疗程试试。”

“嘻嘻嘻……”她将自己窈窕的身躯靠向陆主任，轻声说：“这方面我早就做过咨询了，也试验过了，实在解决不了问题。小神仙是完全性损伤，一动也不能动，真没意思，这方面您应该比我清楚。”

我已经看出这个胡芊芊是一个外号叫小神仙的病人家属，截瘫影响了他们的婚姻生活，她迫切希望能找到给自己丈夫治病的办法。这些都是我来之前不可能想到的，我心里记录下一条信息：截瘫并不是简单的伤筋动骨，它还会有后遗症，包括会影响家庭关系。

陆主任扳着脸说：“现在我还要写手术记录，你走吧。”

胡芊芊撇着嘴，使劲扭动着臀部，像一个不满意的示威抗议者那样走了。我赶紧给陆主任递上自己的名片，他看也没看就把名片扔进杂乱的抽屉。

主任头也不抬说：“朱红手术正常，本来想加一条钢板，打开以后发现骨头已经基本长好，所以就没有大动，但是今天不能采访她，你还有什么事吗？”

“我知道朱红刚刚做过手术，你看我先找其他截瘫病人谈谈总可以吧，我想增加一点对于这种病的感性认识。”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改变战术，做一次迂回，侧面地试探。

“不行，我不赞成你采访他们。”

我在薛琪那儿已经憋了一肚子气，没想到学者气十足的陆主任也像一道截堵黑客的防火墙，这太不近情理了。如果今天早晨大家对我态度好一点，或许到现在我也就放弃了。现在情况不同，我觉得问题的性质变了，能不能采访成了有关我脸面的原则问题。如果我现在轻易退让放弃，组长陈通会说我连这么简单的社会新闻都搞不定，还异想天开等等，而我自己也会在内心责备自己。

忍无可忍的我把火一股脑都发泄到了陆主任的身上：“为什么不行？你们根据什么法律什么条款随意对记者采访设置层层障碍，医院不是监狱，不是军事禁地，不是保密单位，我觉得你是在故意刁难！你以为我愿意钻到这个到处弥漫着消毒水味的医院来吗，这种味道让我觉得头晕恶心，我还怕截瘫传染呢！”

大概是看我气得失去了控制，陆主任终于注意到我这个顽固而又执著的记者了，他的脸上甚至露出一丝笑意，说：“截瘫传染！？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开什么国际玩笑？截瘫的基本成因很简单，人是脊椎动物，大脑通过脊椎来控制全身，脊椎受伤就像主干道被切断了，受伤这一节以下的身体失去控制，造成瘫痪。瘫痪部分身体没有任何知觉，肌肉将逐渐萎缩，各种功能衰退，大小便失禁。而且脊髓神经不能再生，一旦受损便将终身残废。”

“那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能做的是帮他们避免并发症，维持和开发残存的功能，帮他们能够生活自理，争取回归社会。不管怎么说，他们的生存质量与正常人无法相比，这就

是我劝你不要采访的原因。当然你坚持要和什么病人说话，去和医院办公室打个招呼，我无权制止。但你看看你的样子，我们这儿又不是戏院，挎这么大的相机干什么？我希望我的病人面临的灾难不要成为你们这些记者猎奇炒作的对象，希望你能够理解和合作。”

陆主任的话分量很重，但我是第一次进截瘫医院，他的劝告我基本没有听进去。当时我觉得护士长和他都是在小题大做，有一点故弄玄虚神经过敏。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他们设置的人为障碍反倒激起我的逆反心理，我不想就这样轻易屈服在这两件冷冰冰的白大褂下。

我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这么一激动一赌气一心血来潮，竟成为一连串麻烦事情的开端，而且这些事情在以后一年多里让我越陷越深。



1

截瘫医院是两座5层大楼，平面呈英文字母U字型，U的底部是连接两座大楼的入口大厅，挂号处、门诊部、药房均设在这里。左边南楼是住院部，右边北楼是办公、手术、治疗等区。入口大厅上面是一个连接两座楼的过道，有篮球场大小，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宽敞的过道是病人平时喜欢聚会的公共活动场所，被大家戏称为“天安门广场”。

反正医院是公共场所，虽然我一点病都没有，但是卫生部没有规定健康人不能在这儿进出。现在一些旅游景点的门票相当于一个人半个月的伙食费，而医院简直像大马路一样，不管男女老幼白天黑夜，不需要买票就可以随意光顾。至于一般医院没有像王府井大街那样拥挤得人山人海，那是因为一般群众怕在医院传染上什么疑难病。如果这是一家肺结核病医院我可能还会小心翼翼一点，但是陆主任已经明确告诉我截瘫绝对不传染，因此我可以放心大胆地在这儿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我不想白跑一趟，离开康复科我就楼上楼下到处报复性地转着看。路过“天安门广场”时我看到很多病人在这儿活动，有的划轮椅兜圈，有的拄着拐杖练习走路，有两个病人在笨拙地传投一个排球。一个个奇怪的病人让我慢慢停止脚步，他们把我吸引了，迷惑了。

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个年轻女子，她头发紧盘在脑后，正沿着墙在练步。她下身穿着病号裤，上身穿着一件紧身背心，由于练得太投入太辛苦，汗水已经湿透了上衣，显露出她苗条性感的身躯。她绝对异常美丽，我所谓的异常是她的美丽有点过分，表情有点夸张，动作有一点矫揉造作，身材曲线过于突出。她好像不是生活在现实中，而是从什么艺术海报上走下来的一个天仙。我觉得她有点

面熟，但一时想不起她是谁。虽然她的形象和气质让我停住了脚步，但是有一点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她是在用自己的双腿走路，她不是截瘫。不管怎么样，她不是我信誓旦旦向院方提出要采访的对象，而且她眉宇间有一股拒天下人于千里之外的傲气。我礼貌而又及时地把目光从她苗条的身姿上转移开。

一个50岁样子的男子躺在轮椅上，对着空调出气口，闭着眼睛静静地闭目养神。他躺在轮椅上是因为他的轮椅是高靠背的，靠背一直高过头顶，而且可以放平，就像是一张带轮子的躺椅。他脸色苍白，留着一小撮山羊胡子，双手像鸡爪那样干瘦蜷缩着。有一只苍蝇叮在他的鼻子上，又有一只飞了上来，而他却像是死人一样一动也不动。

“嘻嘻嘻，小神仙，一对苍蝇在你的鼻尖上卿卿我我，你怎么也不管管呀？”那个我在陆主任办公室见过的胡芊芊走到他身边。男人睁开了眼睛，她说：“陆主任不同意去哈尔滨，我听人说河北有一个老太太，是个神人，能治你的病。我正在托人打听地址，为了你的病，只要有一丝盼头我也不会放过的，我就不相信脊椎这么轻轻一碰就愣没辙了……”原来这就是她外号叫小神仙的丈夫。

两个人正说着，一个矮胖男人提着一个精品水果篮走到他们身边，点头哈腰，恭敬地说：“老板，现在好点了吗？”

小神仙愣了片刻，不耐烦地说：“小葛，什么叫好点了吗？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呀，我受的伤根本没治，你知道我听人问我好点没有是什么感觉？”

小葛的脸上露出尴尬的微笑，说：“不好意思，是我不懂事不会说话，别为我这个粗人闹得心里不痛快，您就当我是放了个屁。”

“不是我说你，你自己想想，去看一个锯掉一条腿的病人，见面就问你的腿长出一点没有？告别的时候再说一句，祝你的腿早日长全了。你说他会有什么感觉，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存心气人吗！”

从事实上讲小神仙说得在理，但是医院里探视病人问一句好一点了吗已经习惯成自然，即使有理也不能如此肆意逞威呀。我为小葛抱不平，现在是人人平等的新社会，他没必要对老板如此卑恭屈膝。而他却一点也不气恼，胳膊垂在肚子前，恭恭敬敬地不断赔礼道歉。

胡芊芊在看着小葛狼狈的样子呵呵地傻笑，突然她叫了起来：“喔塞，小神仙尿了！”

小神仙轮椅下像有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在不停地滴尿，黄色的尿在地上已经淌了足球大小的一片，随着上游来水源源不断地补充，足球眼看泛滥成了世界地图，胡芊芊一边推走他一边招呼一个陪护找拖把来收拾。如果小神仙真的是一个婴儿，婴儿车下遗漏下几滴尿没有人会大惊小怪。但眼前是一个成年男人，我与他们素昧平生，即使我和他们是多年好友，面对这种让人尴尬的局面我也会暂时回避。他为什么叫小神仙呢？他半人半仙的外表让人琢磨不透。他们两个人的年龄如此悬殊，怎么会走到一起呢？小葛为什么要对他们如此恭敬呢？这几个人已

经引起了我的注意，但那天我还是不吭声地目送他们狼狈地收拾残局匆匆离去。

2

那天实际上同我谈话的是一个年轻姑娘，她和我想像中的朱红一样，20多岁，没有任何梳妆打扮，白白净净，细长黑发像丝一样垂在脸颊边。她身边有一把轮椅，但却像一尊雕像一样背靠着一根大理石柱子站着，大眼睛里饱含泪水，让人一见就不由自主产生同情。一个瘦高戴眼镜的年轻男子站在她对面，他穿了一身廉价西装，似乎正在劝慰她。

男的说：“我也想能多陪你，可咱们欠了医院这么多钱，公司业务我不能不管，你的官司现在是关键时刻，我真的得走了。”

男的边说边不断地注视我这个正在接近他们的不速之客，我意识到这是一对正在发生小争执的年轻夫妇，我显然不应该打扰他们，正要转身，男的突然叫住我：“你是来医院采访朱红的记者吧？其实截瘫医院的新闻不止她一个人，有意思的事情多了去了，这是我的爱人李妮，她的遭遇比朱红还惨烈还不公平。”

我当然高兴有人给我主动提供新闻线索，我递给他名片，年轻男人也给了我他的名片，原来他叫高风，是一个汽车配件公司的业务经理。

高风看见我的名片眼睛一亮，说：“我正想找你们记者反映情况，绝对是爆炸性的，可惜今天太晚了，我明天要出差，两个星期以后才能回来。金记者，你看这样好不好，回来以后我给你打电话，我有好多书面材料，你绝对不会白跑的，今天你可以先和李妮谈谈。”说着他伸出拳头转了转，好像有什么重要消息藏在他的掌心中，然后匆匆走了，把我和他的老婆单独留在广场上。

李妮怯怯地看着我胸前的相机，好像它是会咬人的毒蛇，结巴地说：“我不要照相。”

我也看了看自己的相机，镜头大得像个坦克车炮筒，背带上挂着一串储存胶卷用的黑色塑料盒，就像是机关枪的子弹夹。这是一个记者的基本装备，但在这儿我却突然觉得它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怪物，我也终于意识到刚才陆主任为什么对我的外观表示异议。我立刻把相机往身后一藏，郑重保证不给她照相。没了相机，她的表情立刻显得自然多了。

我说：“我看你能够站着，这就比朱红和其他病人强多了……”

大概是看出我在医学上的无知，她苦笑了一下，然后善解人意地说：“我们都一样，我是胸10完全性损伤。你看，这叫站吗，我戴着肢具，我的腿没有知觉，关节锁不住，直不起来。”

她说着用手敲了一下肢具，发出了“当”的一声。此时我才注意到她的裤子外面套着横竖几根金属棍和一个塑料套，用尼龙带子紧绑在腿上，样子就像是

盖房子时用的脚手架。

她说：“我完全是靠它们撑着，这种站立只是为了让骨头有点压力，防止骨质疏松和体位性低血压，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我没有完全明白她说的那些医学名词，但这并不是我特别关注的，我已经被她丈夫说的悬念吸引了，我问她怎么会这样的，她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你说人有前世吗？我听人说我现在这样倒霉是因为前世作孽，今世报应……”她好像在问我，又好像在问自己，凝视的双目含着泪水，好像在回忆着一个遥远的过去。

3

我的与众不同的装备和活动显然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一个穿白大褂的中年男子走到身边问我是哪儿的。他40岁样子，高个微胖，白肤细眉，烟色的眼珠略显浑浊。胸牌是“张新一 办公室主任”。我想自己像是在电脑游戏上乱冲乱撞的入侵者，现在终于碰上了终极杀手，不管怎么说，事先不打招呼就在一个单位内部胡乱采访是不礼貌的，我很有礼貌地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

出乎意料，张主任对我的自行其事并没计较，还笑着表示：“欢迎欢迎，来医院采访的事宜都由我负责接待安排，你需要什么帮助吗？”

我如实汇报自己在康复科的遭遇，向他解释说：“今天我只是想找一两个截瘫病人随便谈谈，增加点感性认识，你看行吗？”

“当然行，随便谈。”说着他两手一摊，像是为我敞开了医院大门。

即使现在张新主任对我热情似火，那天的时间也确实已经晚了，家属们成群结伙提着红红绿绿的保温饭盒涌入各个病区，中国料理的香味享誉世界，随着保温饭盒的流窜，医院里便飘起了一股鱼香肉丝的味道。病人、医生、护士等等都在忙着解决肚子问题，我愿意接近病人采访病人了解病人，但是还没有和他们亲近融洽到同吃一锅饭的地步。我客客气气告别了张主任，下楼准备回家。

在医院大厅我看见护士长薛琪在流动食品车前排队买饭，我对她有一点犯怵，不想和她再有任何冲突，便装作不认识的样子低头匆匆走过。薛琪大概认定我是一个不怀好意的黑客，不依不饶地大声叫了起来：“金记者！等一等，站住！”

大厅里大约有十几个人都用一种惊讶的眼光注视着我，如果我不听从她的命令，虎视眈眈的保安或许会对我采取强制措施，我只好站住转身寒暄。

薛琪毫不客气地问我：“我刚才看见你在采访李妮？”

“不是采访，就是随便聊聊。她年纪轻轻就终身残疾，太可惜了，年轻人太

不小心了。”

“什么太不小心了?!”护士长好像又生气了:“你可真是书生气十足呀,她没有跟你说她是怎么受伤的吗?”薛琪看了周围一眼,轻声说:“她结婚蜜月还没有过完,被一个警察一枪击碎胸10,脊髓被完全切断了。”

“为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大吃一惊,明白了李妮为什么哭,她的丈夫高风为什么说有我需要的新闻故事。

“据说是她丈夫在公共汽车上和穿着便衣的警察吵了起来,警察掏出了枪,李妮奋不顾身扑过去救丈夫,挡住了子弹,自己却受伤了。这是什么代价呀,为了那个高风她牺牲得太多了,痴情女子负心汉呀!”薛琪说着举起右手,大拇指向上,食指瞄准我胸口,像是一把手枪一样模拟着对我进行射击。

我又不是白痴,完全可以想像开枪打人是怎么回事,根本没有必要对我进行这种倒霉的军事演习。无缘无故挨了薛琪一枪,我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她可以同情李妮,她可以随意诅咒那个坏警察,但她没必要拿我出气,我不知道她的怨气从何而来,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代谁受过。不管怎么样,我是一个有涵养的男人,我没有同她斤斤计较。

4

刚走出医院大厅门口,一辆120急救车飞速驶来,两个医务人员和一个警察推着一个受伤的年轻人匆匆闯进大厅。年轻人浑身湿透,湿衣服紧裹在身上,脸色苍白,显得很痛苦。即使这样,通过他高大的身材、得体的服饰和优雅的气质,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出身良好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精英。我鬼使神差般地被它吸引住了,返身悄悄跟进了急诊室。

值班大夫安排给病人输液吸氧,警察向他介绍伤者叫齐宾,26岁,是在读博士研究生,开着一辆三菱跑车在八达岭高速路上出了车祸,估计当时车速超过了每小时200公里。他父亲在国外,母亲是京华发展置业公司的总经理,已经联系上了,马上就赶到。

警察说着感叹道:“急救车上的大夫初步诊断说他是截瘫,家里有钱也不能太宠了,那辆跑车至少价值50万,这下彻底报销了。”

“报销一辆车是小事,你知道截瘫的严重性吗?病人怎么全身都是湿漉漉的?这可不行!他伤得这么重,如果再着凉引起并发症就危险了。”说话的人是刚赶到的陆主任。

陪同来的警察解释说是车撞进了一条水沟,淹了一大半,所以弄湿了全身,不过这避免了汽车着火爆炸的危险。陆主任转身让跟在后面的护士长薛琪去准备干净的病号服和毯子,联系核磁共振和手术室。然后开始检查伤情,他用一个小

锤一边敲齐宾的腿一边问他有没有感觉，小锤逐渐向上移动，一直敲到了病人的前胸，年轻人终于呻吟了一下，陆主任皱着眉一声不吭。

从门外匆匆进来一个穿戴考究风姿绰约的中年妇女，快步冲到齐宾身边，看了一眼伤者，严肃地问主任：“我是宋洁，是他的母亲，现在他情况怎么样？”

陆主任说：“根据初步检查是脊髓胸1受伤，情况严重但是应该没有生命危险，不过根据我的经验会截瘫。我现在马上去给病人做核磁共振检查，如果需要今天就做手术，病人最后怎么样要到手术以后才能确定。”

“你是说他要终身坐轮椅吗！”宋洁的脸一下白了，嘴边的肌肉微微打颤。

一个秘书模样的女人进来向宋洁报告说她的儿媳唐晶来了，说着一个年轻姑娘冲了进来，宋洁快步走过去拦住她。

唐晶明显怀有身孕，白玉般的脸上衬着一对黑黑的大眼睛，急匆匆对宋洁说：“他像疯了一样，怎么也拦不住，我就怕他出事，结果还是……”

宋洁镇静地说：“不要着急，齐宾现在身体很虚弱，不能受刺激。你有身孕，一定不要激动，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你现在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保护好肚子里的孩子，你懂了吗？”

此时齐宾已经换上了干净的病号服，身上盖着一条毯子，脸上沾的脏物已经被清洗干净，脸色苍白，双目紧闭，可能是因为受了寒气，下巴微微颤抖。

唐晶俯在床边，急促地呼唤：“齐宾，我是唐晶，你的唐晶，你怎么了？”

齐宾慢慢睁开眼睛，说：“唐晶，你听我说……”说到一半，又急促地喘起气来，好像竭力积蓄残存的生命力量，利用最后一分钟，把他的心里话说出来：“我是截瘫，我完了，我对不起你……”齐宾没有说完，便陷入休克状态，只有两行眼泪从眼角涌出。

“不不，你不是！”唐晶说着环顾四周，似乎想从大家那儿得到否定的结论，但是所有的人都避开了她的目光，她惊恐地趴在齐宾身边，说：“截瘫，你怎么能截瘫呢？！不，不要这样，我们的儿子还等着你呢……”

齐宾又睁开了眼睛，说：“我是截瘫，我是累赘，对不起……”齐宾说话的声音越来越轻，突然全身像犯疟疾一样剧烈地抽搐起来，模样像是一只案板上的青蛙，瞪着绝望的眼睛一阵阵地挣扎。

屋里陆续赶来的人越来越多，看样子大多是宋洁的部下和朋友。唐晶突然眼睛一闭嗝地一声晕倒在地。转眼她被抬到另一张床上，脸色白得像死人。陆主任给这对年轻人各打了一针药，给唐晶也吸上了氧气。齐宾终于筋疲力尽地闭上了眼睛，唐晶的呼吸也匀称了。

有电话来说核磁共振已经准备好，陆主任递给宋洁一份文件：“如果你同意手术就在这上面签个字，还有请你的人都到外面去等，这儿的空气太污浊了。”

宋洁大声哄走了众人，接过文件看了一眼，沉着脸对陆主任说：“字现在我还不能签，但我同意先去做必要的检查，至于手术我要去咨询几个有关的专家再

做决定，我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我要保证我儿子能得到最好的治疗，让他能够站起来行走，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我发现宋洁已经从最初的震撼中恢复过来，亲生儿子受伤生命垂危，但她始终没有哭泣流泪，没有激动慌张，面对突然降临的灾难，显得异乎寻常的冷静，不愧为一个勇敢坚强的女性。

医院院长和张主任匆匆赶来了。院长说：“宋总，就刚才半个小时前，我接到卫生部、市卫生局等六七个单位领导的电话，要我们特别关照你的儿子齐宾。你放心，我已经指示全院各科室协同作战，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和最好的条件救治你的儿子。”

大家簇拥着齐宾去做核磁共振检查，张主任悄悄对我说：“我们医院又增加了一个大客户，根据我的经验他是完全性损伤，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人生大变化，如果你坚持跟踪采访，就可以了解这个变化的全过程。”

宋洁没有随大流，她一个人一边往外走一边吩咐她的助理：“秦助理，你立刻回公司去拿一张五万元的支票，再拿三万元现金。”秦助理走了，宋洁拿出手机打电话：“我是宋洁，我找程院长……我的儿子受伤了，初步诊断是截瘫。我们在截瘫医院，不知道这儿医疗水平怎么样。那个主任姓陆，医院也比较重视，我必须保证齐宾能得到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治疗……”

后来我才知道现在世界上对于截瘫的外科手术技术基本上一样，所谓最先进的治疗技术主要是指植入脊椎的那根支撑物的材质。国内一般用不锈钢，和不锈钢刀叉的材质差不多。还有一种是从国外进口的碳纤维棒，优点是金属材料，强度高重量轻，不会妨碍以后进行核磁共振检查。这种进口的碳纤维棒价格比国产不锈钢要贵好几倍，所以脊椎里装进口碳纤维棒的病人一说起这点，都或多或少有一种优越感。

我发现至少有二十多人像是护送自己亲生儿子一样前呼后拥围绕着病人，我在这儿帮不上任何忙，我没有必要饿着肚皮像跟屁虫一样陪伴这些大人物，我该撤退了。

走进停车场，我看见不远处宋洁独自钻进对面一辆黑色奔驰 600 轿车，车牌号是 9999。我知道奔驰 600 的价值，它大概相当于 20 辆我的夏利，这车和车牌在今天的中国就像是贵族的族徽，就像是过去达官贵人的八抬大轿，是金钱、地位和权势的标志。

奔驰车窗被护膜遮挡着，但我依然可以隐约看见后座上有一个男人在吸烟，宋洁坐下后似乎边擦眼泪边述说着什么，那个男人好像在拍着她的肩膀安慰她什么。

这个大人物是谁呢？他为什么等在这儿而不进去？宋洁和他是什么关系？我很想能够走得近一点，听听他们在说什么，看看他们在做什么，甚至向他们提几个问题，但我显然不能这样，我还没这么胆大妄为肆无忌惮。

离开医院以后，我没有为没采访到朱红而感到沮丧，更忘记了恐医院症，我感到有一点兴奋，在我的日常工作中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我强烈地感觉到截瘫医院在吸引着我，这里有一个切入点，它通向一个我不知道的陌生世界，这个世界里有很多故事。职业的敏感推簇着我走向他们，我要了解我不知道的事情！我要深入采访截瘫医院。正像张新说的那样，今天我碰巧遇上齐宾受伤，或许他能够成为我采访调查的典型对象。

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我在截瘫医院的任务其实只有采访朱红，我感兴趣的与单位的任务毫不相干。我更没想到打探这些大人物的私人生活是极其危险的，甚至可能会引火烧身。



1

我叫金莎，20 世纪 70 年代初出生于苏州郊区一个农村教师家庭，像很多江南的读书人一样，我个子不算高大，肌肉也不十分发达，皮肤有一点偏白，脑袋有一点偏大，大学毕业后与很多充满梦想的同学一起努力在北京谋求生存发展，在我们眼里这是一种机遇，更是一种挑战。

我和爱人孙小艳上大学时只是一般同学关系，她精明、能干、漂亮，是我崇拜的对象。我能和她结婚是因为她申请去美英留学被拒签，听说原因是单身年轻女性会被签证官认为有移民倾向，结婚的才容易放行。孙小艳便来找我做她的义务志愿者，当她提出要我帮这个忙时我吓得很不礼貌地站了起来。

孙小艳毫不客气地命令：“Sit down, What are you afraid of me? (坐下，你怕什么?) 你不是一直挺喜欢我的吗？我走投无路了才来找你，你懂吗？”

我乖乖落座，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她眼睛紧紧盯着我，像是一只美丽而又凶猛的金钱豹盯着自己可怜的猎物。我紧张，但竭力克制着自己。

我坦白：“我是喜欢你，可这种喜欢就像我喜欢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港台片中的张曼玉，可以说主要是一种崇拜仰慕，一种纯粹柏拉图式的精神境界，我从来没有想过能和张曼玉结婚。而且结婚是人生大事，年轻人结婚之前至少应该有一段恋爱的过程，经过时间的考验和实践的磨合，互相比较了解了，认为非他莫属，认为可以白头偕老共度余生，然后请示双方家长同意，最后再谈婚论嫁……”

“这些都是你妈教你的，你知道吗，你不只是一个听妈话的乖孩子，还想当我妈，也不看看你自己的幼稚样。”孙小艳的口气好像我妈是万恶封建势力的代表，她详细解释了必须立刻结婚的客观原因，最后说：“我想过了，我们之间还